



李 亚◎著

流芳記

作家出版社

A large, stylized, monochromatic floral pattern in shades of gray covers the top half of the page. The pattern features intricate, swirling leaves and stem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 Japanese decorative motifs. The bottom half of the page is a plain, light gray background.

李亚◎著

流芳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芳记/李亚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5150 - 8

I. ①流…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709 号

流 芳 记

作 者: 李 亚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0 千

印张: 17

插页: 3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50 - 8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亚

安徽亳州人

1990年入伍

199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

获过军内外文学奖项数种

出版过长篇小说《金色大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万花球》

现为解放军出版社编辑

目 录

第一章

| | |
|--------|----|
| 母亲与地球仪 | 1 |
| 往来无白丁 | 6 |
| 强梁二哥 | 12 |
| 贵宾画像 | 16 |

第二章

| | |
|-------|----|
| 父亲的谜语 | 26 |
| 舞翩翩 | 35 |
| 炼丹人 | 41 |
| 醉太平 | 45 |

第三章

| | |
|-----|----|
| 迷魂战 | 50 |
| 奏凯歌 | 56 |

| | |
|------------|-----|
| 镜子里的蒋介石 | 64 |
| 暗香浮动时 | 68 |
| 第四章 | |
| 千里共婵娟 | 74 |
| 美好的家宴 | 81 |
| 求婚记 | 86 |
| 第五章 | |
| 战争中的风筝 | 95 |
| 兵临城下 | 103 |
| 攻与守 | 110 |
| 血做的城池 | 119 |
| 第六章 | |
| 瑞雪兆丰年 | 129 |
| 零乱的画卷 | 143 |
| 传奇诗篇 | 154 |
| 袖里乾坤大 | 164 |
| 第七章 | |
| 于无声处响鼙鼓 | 184 |
| 中秋月儿圆 | 198 |
| 繁华胜似梦 | 211 |
| 第八章 | |
| 九月大事记 | 220 |
| 梦里伊水河 | 235 |
| 夕阳别样红 | 247 |
| 完美的传说 | 260 |
| 幽灵说话 | 268 |

第一章

母亲与地球仪

那天，我在我们家院子里徘徊时，无意间看到母亲高高地坐在花梨木高背大椅上，神情快乐中带有几分傲慢。她旁边的檀香木高腿几上，放着那个意大利人前两天带来的地球仪。那个玩意儿五颜六色，看样子遍布神灵，气象神秘，就像一个几万年也猜不透的甜蜜谜语。母亲一边漫不经心地和人说着话，一边时不时抬起她那细白柔嫩宛如少女般的左手，缓缓转动一下那个神秘的圆球。于是，地球上所有的山川河流旋转起来，一切神灵也飞舞起来了。

母亲出身于京城中医世家，因此，她老人家下过一番工夫，精研了十九种养颜之术，加上她今天穿着生日华服，花团锦簇，山清水秀，让人怎么也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十五岁的老妇人了。岁月无情，那时候，一个五十五岁的人就已经很老了。母亲的专用使女棠果也穿上了鲜艳的衣服，这个十六七

岁的女孩子在母亲的指点下还施了淡妆，使她原本娇嫩的脸蛋儿更多了几分矜贵的神色。在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日子里，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女孩子像能今天这样粉嫩诱人，就像花开到最灿烂的时刻。棠果站立在我母亲身后右侧，很高兴地端着一副三分恭敬七分骄傲的姿态，衬托得我母亲越发地雍容华贵。

陪母亲说话的几位老妇人，环坐在母亲的两侧，一个个新服欢颜，仿佛在戏台上那样端坐着，举止间尽力维护着自己的身份，但言语间仍然透着对我母亲这位京城大小姐的尊重，甚至还有那么一丝没掩饰住的媚态儿。她们的使女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屋里的，把她们伺候进来以后，便到院里去了。

坐在母亲右手的是县长熊梦之的正房夫人，这个在我们潍城妇女界被昵称为“大香瓜”的夫人，看起来细皮嫩肉，可是一笑，她那满脸脂粉下的嘴角、额头便叠起一道道皱纹，亚赛失去很多水分的大香瓜。她在母亲生日这天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日本鬼子占领我们潍城后她神秘消失，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此刻，她一手擎着带有黄釉小花的青瓷茶杯，一手捏着杯盖拂动着杯中浮茗，伸着多年前经我父亲的回春之手治疗而变得无比秀丽的脖子，慢慢品尝着我母亲发明的翡翠玲珑茶。她那略显老态的眼神欢快地瞄瞄我母亲，也瞄瞄跪在我母亲面前的三少爷——我的哑巴三哥。

姑妈坐在母亲的左手，她那永远强作微笑的脸上也永远掩藏着一层淡愁薄绪。在我的记忆里，我姑妈的整个命运就好像蜂蜜拌沙子，虽然是甜蜜的，也是硌牙的。恼人的命运赐给了姑妈一双善于刺绣的小手，细长而白皙，简直比她女儿——我表姐陈鱼容的小手还要逗人。此刻陪母亲说话时，姑妈的这双小手一直合扣着，放在左膝上，她的目光带有几分惆怅似的落在那个跪着的哑巴侄子上，连异国地毯上那些精美的刺绣都没能吸引她。

当时在母亲屋里还有几位有头有脸的夫人，可是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岁月把一些不重要的记忆过滤掉了，让我这个装满陈年旧事的脑海里空闲了片刻。

被许多人当面称为三少爷，背后称为小哑巴的三哥，跪在绛红色的地毯上，虔诚而孝顺地低着头，目不斜视，眼光儿一直瞅着地毯上那些意大利玫

瑰花，仿佛一边闻着玫瑰花的芳香，一边听着母亲和几位老妇人的说笑。在这样隆重而又欢乐的气氛里，哑巴三哥再次体验到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人的感受：他暗暗觉得她们浅浅的说笑声就像毛毛虫一样爬在身上，让他浑身说不出的别扭。这会儿母亲没发话，他就不敢起来，就得跪在那儿，欣赏着意大利玫瑰花，忍受着地毯散发出的难闻的羊膻味，在心里临摹那些艳丽非凡的玫瑰花——信手涂鸦、描龙画凤是哑巴三哥的唯一爱好，在我母亲眼里，他的这一特长是一个哑巴孤独性格的表现；而在我父亲眼里，他的这一特长则是上天赐给一个哑巴能及时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一种简洁方式。

母亲矜持地微笑着，一边应承着客人的话，一边款款翻转着地球仪，看样子是忘了已给她磕过头请过安还跪在她面前的哑巴儿子，只是偶尔停下来，目光凑近地球仪，脸上一层明显的向往之色，仿佛漫不经心地念叨一声：“意大利，这就是意大利啊！”说着，伸出水葱似的手指，给几个老妇人示范一样点了点地球仪上的某个地方。接着，我的这位高傲的母亲又转动了一下地球仪，看着那个流光溢彩的玩意儿旋转着，她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仿佛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都在顺着她的心意开始变幻起来。

地上铺的那块绛红色地毯，是前两天那个名叫巴利奥的意大利年轻人送来的，正好赶上母亲五十五岁的寿辰，于是，这块还散发着意大利羊膻气味的地毯，连同那个让母亲爱不释手的地球仪，就成了我母亲过五十五岁生日时收到的最别致的寿礼。

据那个操着一口鸟语的小巴利奥讲，他的祖辈是法国著名医学家何内·雷内克的学生，祖辈曾经帮助过雷内克发明了听诊器，但无情的医学史却没有留下他祖辈的名字。盛怒之下，他爷爷改行学起了音乐，如今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教一群孩子拉小提琴。好像为了证明他所言真诚，风尘仆仆穿着破烂的小巴利奥还当场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琴盒，拿出那把形状吓人的小提琴拉了几下，并且得意洋洋地说他从三岁就跟着爷爷拉小提琴了。他爷爷临死时之所以将这把小提琴传给了他，是因为他父亲老巴利奥天生就不喜欢音乐，自作主张地继承了祖宗们引以为荣的医学职业。小巴利奥在喋喋不休中还诅咒了医学史，不过能听懂他鸟语的我父亲却没有翻译他的咒骂。小巴利奥的父亲是我父亲留学德国时的同学，经常兴高采烈地为一个个小小的医学问

题和我父亲彻夜辩论。他们的另一个同学是个日本人，名叫辻原太郎，戴着一副圆圆的小眼镜，每当老巴利奥和我父亲争吵时，这个个头不高、衣衫整洁的日本人，就会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争吵，一言不发，小眼睛细眯着，活脱脱一副渔人之利的样子。尽管他们之间很友好，但我父亲天生反感这位日本同学，无论是当年相互辩论，还是后来书信往来，我父亲总是带着几分嘲弄的口吻把他称为“地丁同学”。地丁是一种中药，从嫩芽钻出地面到成株后枯死，都是贴着地皮生长，在我们谯城，刻薄的人们都喜欢把身材矮小的人称为地丁。尽管近年来与那位地丁同学间的书信几乎断绝了，但是，我父亲为了保持完整的同学友谊，还是把他们毕业留念的三人合影悬挂在书房里显眼的位置。我父亲比较喜欢老巴利奥，提起他那位下巴上有一撮褐色胡须、辩论问题时老是红头酱脸的意大利同学，常常是哑然失笑。几个月之前，那位爱吵架的意大利佬突然为一个小小的医学术语所迷惑，便特地派他的儿子不远万里来找我父亲，试图使他的疑问得到解释。那张手织地毯是那位意大利医生送给我父亲的礼物，但为了让他的年轻儿子能顺利地找到中国，找到他的中国同学，他聪明地让儿子小巴利奥带着一个地球仪。他指着地球仪上的中国，微笑着对儿子说：“那个神奇的苏医生就在这儿。”

小巴利奥长着一副看起来有点儿笨拙的嘴脸，他出门时穿着意大利上层社会最讲究的衣服，但来到我们家时早已变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使他那笨拙的嘴脸更显得滑稽。但他随身携带的那只琴盒却一尘不染，仍然绽放着意大利皮制考究的光芒。可喜的是，小巴利奥仍然牢记着他父亲的教诲，笨手笨脚地跪在我父亲和我母亲面前，半生不熟地行了中国大礼，之后，便献上了那张散发着意大利羊膻气味的绛红色地毯。

当时，哑巴三哥就站在父亲的身后，好奇地看着那个外国人古怪的嘴脸和蓝汪汪的眼睛，聆听着父亲微笑着和他大声地说着鸟语。而我那位非同胞姐姐苏茱萸当时就站在母亲的身后，她手里拿着母亲在她六岁生日时送给她的那把胡琴，因为她有一个音节拿不准，刚刚赶来找母亲请教。她笑吟吟地看着那个乞丐般的意大利佬，粉团似的小脸时不时地闪出几丝羞涩的红晕来，仿佛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命运之花就要绽放了。

母亲笑纳了地毯，但她那双单眼皮的细长眼睛却一直盯着小巴利奥腿边

的那个地球仪。在我父亲的诱导下，小巴利奥操着鸟语给我母亲大讲地球仪的神妙，他指着自己的国家，说：“但丁就诞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也诞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父亲翻译时费了些周折，因为我母亲不知道但丁是什么人。

当小巴利奥得知两天后便是眼前这位仪态端庄的夫人的生日，便毫不犹豫地盛载着但丁诞生地的那玩意儿敬献给我母亲了。轻易不肯赞扬人的母亲，高兴地赞扬了小巴利奥的父亲，表扬他教子有方。

接着，我母亲热情地挽留巴利奥住了下来。

这两天，小巴利奥穿着我大哥的衣服，在院子里到处走动。很快，他就被我们家深而大的院落迷着了，尤其是为我母亲过生日而准备的各种东西、物件，更使他兴奋得好似一只大嚼香草的山羊。遵照我母亲的指派，陪伴小巴利奥在院里跑来跑去的是哑巴三哥的伴当，就是那个身手长大浑身蛮劲十足的麦冬。

麦冬是我们家厨娘黄三婶子的儿子。

在我的记忆里，手脚麻利眼色灵便的麦冬一直是我的哑巴三哥的跟班，现在伺候着那个说话做事都显得比他憨傻的外国佬，他真是开心极了，早已把整天神情忧郁的哑巴少爷忘到脑后了。而平常，哑巴三哥每天早上过来给母亲请安时，手脚麻利眼色灵便的麦冬就会垂手低眉弓着腰立在门外，像个镇邪的石佛一样一动不动。所以，眼下只有哑巴三哥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在母亲面前。五月的火黄色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棂，铺洒在地毯上，使那些玫瑰更加灿烂迷人。哑巴三哥眼望着绚丽的花朵，强忍着地毯散发的难闻的羊膻气味，等候着母亲的发落，他那清秀的脸上满是一个哑巴特有的僵硬而执著的神情。

母亲的使女棠果很有眼色，她精明地端起母亲的茶杯，递给母亲的同时，眼珠儿朝哑巴三哥转动了一下。母亲这才停止转动地球仪，总算从遥远的意大利回过神来。老人家一丝不苟地微笑着，沉着而缓慢地接过茶杯，呷了一口茶水，瞄了一眼跪了半天的哑巴三哥，口吻里带着一丝母爱、一丝无奈，说道：“哟哟，我怎么忘了你啊——好了，你下去吧！”

在哑巴三哥听来，母亲的语气就像放生了一条丑陋的无鳞鱼一样，有点厌恶，有点慈善。哑巴三哥退出门来，在五月的阳光下，他眼前一阵恍惚，仿佛看到了那条无鳞鱼迟钝地摇着尾巴游向河水深处。他转过身走了好远，从内心深处还能确切地感受到母亲放生时那一瞬间的腻烦和慈悲。这种感觉宛如一个紫色的瘡子，深深地扎根在哑巴三哥的生命里。

往来无白丁

回想母亲过五十五岁生日的种种排场，真是奢华而浪漫。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再见过第二个妇人有过那样富丽堂皇的生日场面。包括我那活到一百岁才咽气的哑巴三哥苏沛甫，临死时他的脑海里还一直清晰地浮现着当时的情景。

我母亲生在端午节，按照上古风俗，这一天普天下的人家都要门插艾草，庭焚蒲香，以祈六畜兴旺，大地丰收；这充满吉祥玄机的一天，注定了我母亲是一个有个性、有福气的人。她五十五岁生日这天，晴天丽日，万里无云，有着轻纱拂面似的小风。按照我们谯城的老规矩，早饭之后，祝寿的客人纷纷到来，红男绿女，满脸喜色，大呼小叫，熙熙攘攘，仿佛过年赶庙会。这可忙坏了我们家的老管家苏沛甫，这位童颜鹤发的老管家，在前院后院穿梭一样奔走着，吆吆喝喝，喜气洋洋，一边笑迎众多来客，一边镇定自若地支使着佣人们干这干那，因为生日大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提起这位老管家，我不免要多说几句。

苏沛甫比我父亲大五六岁，早年伴着我父亲走南闯北，忠心耿耿，甚得家中重用。当年，我父亲留学德国学习西医，本想带着他一同前去学习，日后让他独立门户，结束为仆生涯。可这个老伯伯真不走时运，居然摊上奇怪的痼疾，素有青年神医之称的我父亲居然一时拿不下他的病，直等到行程在即，仍不见好转，只好独自上路了。可是，我父亲刚走的第二天，这老伯伯的痼疾居然一下子净了。说起来真是命运庞杂，造化弄人。然而，苏沛甫老伯对此感念甚深，一辈子都以良仆之规做人行事，没出过半点儿差错。虽说

苏沛甫老伯眼下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心眼儿比旁人平实坦荡，所以一直精神矍铄，身体格外的好，大小事体放在心上还不乱分寸。不仅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全潍城的人也都知道，家大业大的苏家在诸多事局上还要多多依赖老管家苏沛甫。

以前，母亲每年过生日都是简便了再简便，但到了我母亲的五十五岁生日，本来出过洋、凡事主张简便、素以文明著称的父亲突然间来了灵感，斩钉截铁地决定要大操大办。他老人家作出这个让人费力劳神的决定之后，便撒手不再过问，一头扎在书房里，写他的医学著作去了。

习惯了我父亲这种老爷般做事风格的苏沛甫老管家，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凡事不仅精打细算，而且要求周全而体面。说实话，这个老伯为我母亲今年的生日做了很多细致而扎实的事宜，他花了大半个月来操心劳神，腿脚劳顿，一直忙到今天这个正日子，还居然不见半点儿疲惫之态，仍然像一头劲头儿旺盛的壮骡子，大步流星地在院里奔来走去，生怕有星点儿照应不到，显了拙露了怯，让高朋贵客讪笑，让主人家不知不觉中跌了脸面。

其实，我早就觉得，苏沛甫老伯此时完全不需要再这样卖力了，因为庆祝我母亲生日的各项事情已经就绪，他只消安坐在一旁，让整天关心他的胖厨娘黄三婶子给他沏上一杯山楂菊花茶，一边喝着幸福的液体，一边看着佣人忙活就行了。可是，这老伯生来就不是能安坐的人，好像命中注定他屁股上没长坐凳骨，一辈子只能奔跑。其实，我还觉得，苏沛甫老伯如果命好，早年若能和我父亲一起留学德国学习西医，到如今虽说不能和我父亲的医术相提并论，那至少也是一个小有名堂的医生，独自开一家诊所，悠然自得地过上良医生活了。真的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一辈子光棍一条，白天颠簸，晚上腰酸腿疼地半躺在床上，单等胖厨娘收拾完事，推门进屋，坐在床边，用那双杀鸡宰鱼且练过铁砂掌的小胖手给他捶腿。

看到客人们陆续到来，我先把苏沛甫老伯苍老而羞涩的爱情故事暂且搁下，数一数都来了哪些客人。

在我们潍城，凡是有点儿头面的人家，都和我们家有些来往。这倒不是我们家有皇亲背景，亲戚们都是贵人；事实上，除了我姑父陈敬述是潍城商会会长之外，亲戚间再没有一个能沾染半点儿官方气息。说起我的姑父，他

是中原七大药商之一，家产万贯，人物风流倜傥，只是他瘦而高，场面上的人都雅称他“清竹”，我二哥从小就喜欢叫他陈竹竿，他喜欢这个称呼，认为这个称呼可以代表他的性格和气节。关于我姑父陈竹竿的许多故事，我在后边会一一讲出来。其他一些在谯城有头脸的人物，之所以和我们家来往密切，多数是因为我父亲以神医妙手为他们解除过与生俱来的顽疾，那些顽疾不仅像天牛伤害桃树一样伤害过他们的人生，还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难言的痛苦。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县长熊梦之，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但谁能料到这个白面书生气十足的县太爷从十岁起就一直便秘呢？他上任伊始，以拜见当地名流为堂皇借口，来到我们家诊堂，满脸痛苦地向我父亲畅言了折磨他近四十年的丑疾。我父亲粲然一笑，只用了三剂汤药，便让熊大县长上半辈子时常梗结的肠道在下半辈子里顺畅无阻了。这当然是区区小事，不值一提。但熊县长的正房夫人，也就是眼下正坐在我母亲屋里说话的那位昵称“大香瓜”的女人，当初随熊县长上任来到我们谯城时，脖子上还带着一块巴掌大的牛皮癣。这块牛皮癣，给熊县长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在白天看着太太穿着高领绸衫，再围上丝纱，那小姿态还足以雅观示人；但到了晚上，喜好女色不亚于烟鬼饭后一袋大烟的县长大人，看着太太脖子上那块灰白掉屑的玩意儿，就算是雷公，也无法打起轰隆隆的雷霆之势来。尤其让县长大人更无法忍受的是，这太太一躺下就不停地挠脖子，哧啦哧啦，其声音直痒得县长大人心跳加快，浑身时冷时热，仿佛太太故意当着他的面一层一层地撕脖子上的皮。县长大人正值盛年，哪堪人生的这般苦恼，一厢里时不时地光顾爬子巷凤弋馆，摸一把唤做小红鞋的大美人那粉若嫩藕的小小肉脖子；一厢里还半明半暗娶了个十分标致的、据说是出身于大商巨富家的小姐做了二房。

在我们谯城，几乎人人都知道熊大县长的二房名叫封紫芳，但对于她的真实来历，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不知底细。不过，对于她命运的最终结局我却心知肚明。我之所以以后还要讲一些她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在我印象里一直处于暧昧状态的标致女人和我二哥有过一些不合情理的非正常关系。

这个性格泼辣的女人进入到我的视野时，已经是我们谯城具有叛逆性格

的妇女们的首领，在潍城也是个响当当的角色。在我们潍城的闲杂市民中，不仅经常传说着这个女人和熊县长的色情笑话，而且也经常说起她的许多生活喜好。比如，她爱穿艳丽的无袖旗袍，爱在发际上别一枚洁白的玉发卡，她喜欢像男人那样喝酒，而且还特别喜欢用樱桃佐酒。因此，人们经常能看到她亲自到西河滩大市场挑选从烟台运来的大樱桃。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对樱桃的嗜好，她还在县长大人特意为她安排的那个四合院里种了一棵樱桃树。如此等等，她的一举一动无不彰显出她的与众不同。按照我们潍城的风俗，县长大人这点儒雅风流的行径，深谙当地商子士人的气味，甚为羡慕他有这么一个姨太太，该着是前生苦苦修来的，该着前世为驴，该着驮她上世的一辈子。没想到牛皮癣太太醋意大发，要死要活，要拿刀，要悬梁，要割断全身的管道。唉，县长大人的这种人生苦楚，真是原生态的那种啊。

那天，父亲听完熊县长一番肺腑之言，看着他儒雅风度，不由得粲然一笑，当场调了一瓶油膏，开了七剂汤药，送客出了诊堂。在门口告别之际，父亲拍拍县长大人那贯于播弄风月的胖手，风趣一哂道：“半月以后，领若蝥蛴兮！”果然，正如我父亲所说，半月之后，压迫了县长大人几近三十年的梦魇被彻底解除了，使这位在我们潍城历史上最受非议的县长大人，从偏房出来，进了正房，抚摸着大太太那宛若蝥蛴般的脖颈，不仅能够兴致勃发，而且更是如鱼得水了。

所以，在我母亲寿辰之日，县长大人不仅早早派人送来了厚礼，还特地让他的大太太一大早就过来陪我母亲说话。

值得一提的还有城防司令袁辩吾。这位司令身材剽悍，一部络腮胡更添威风；据说他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营长，眼下在江淮军界享有“神勇双枪将”的美誉。袁司令的老娘卧病几十年，天天都摆出一副要咽气的姿态，但是，三千天过去了，也没能盼到她真的咽气。她这种要死不死的胶着状态，时常让素有大孝子之称的袁司令长吁短叹。又是我父亲六剂汤药，三趟银针，让那老娘不仅每天早上要吃五个煮鸡蛋，而且饭后还要到操兵场上大练我父亲教她的五禽戏。这还不算，那老娘每天都要坚持服用一粒我父亲研制的青春回还丹。时间没有多久，那位病恹恹的老太婆简直是枯树开花，灿烂得有点儿过头了，而且还差一点儿没闹出人命来——下面我说说这件事情。

一日操课完毕，袁司令在客厅陪日益青春的老娘闲话，适时进来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陕西米商，袁司令处理公务一般不避讳老娘，当着老娘的面开始和米商谈起买卖。这米商贯做军粮生意，善于察言观色，和袁司令谈笑风生间就把双方利益都搞定了，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告辞之际把袁司令的老娘错当成袁司令的姨太太大大赞美了一番。一时气得袁司令咬碎钢牙，当即掏出双枪，砰砰就是两枪，米商的两只耳朵应声落地，金丝眼镜颓然滑落胸前。米商吓得哭爹喊娘，一手捂住胸前心爱的金丝眼镜，弯腰捡起地上的两只耳朵，血淋淋的鼠窜去了。之后，袁司令带着卫队，杀气腾腾地闯进我父亲的诊堂，要为他蒙羞讨个说法。

当时，我父亲正在给蒋六秃子接大腿骨。

那时候，蒋六秃子还没有成为名盖江淮的巨匪，不过是个在街头巷尾玩杂耍卖狗皮膏药的艺人。正好那天他表演绝技时一招失手，导致左大腿骨摔成两截，骨头茬把皮肉顶起一个紫色的大包，正躺在诊台上疼得龇牙咧嘴，豆大的汗珠如雨倾盆。

父亲看一眼怒火万丈的袁司令，半天没有应声，直到把蒋六秃子的断腿绷好夹板，才漫不经心地瞥一眼恼羞成怒的袁司令，轻轻笑道：“我可以让你变得比你老娘更年轻。”言毕，随手开了一剂药方，让我们家门房长保喊来药房司药葛九章，吩咐他按方配药，常年免费供应，直到袁司令自愿谢绝为止。

就像我们许多潍城人一样，袁司令生来就是个犟种，他二话没说，带上药物转身回营了。按照我父亲的指示，袁司令每七天喝三剂奇腥奇苦的汤药，每天朝脸上涂两次油腻腻屎黄色的药膏……直到有一天，他起床，站在镜子前穿军装时，意外地发现镜子里为他理衣襟的女人简直不是和他睡了一夜的太太，那副老模老样真可以给他当老娘了。袁司令有些不满意地拨开太太的手，嘟囔了一句：“你老得可真快啊！”

“不是我老得快，是你变了。那些臭烘烘的苦水，你只要再喝上一个月，就可以挎上书包到柳湖书院上学去了！”

袁司令这才认真地打量一下镜子里的自己，他发现脸上的皱纹没有了，原本粗糙的皮肤现在居然像娘们儿似的又细腻又白嫩，一部威风凛凛的络腮